

碧水丹崖浊漳河



成 石

在长治市平顺县南太行的群山里,有一个赤壁悬流景区,它依托浊漳河而建,是一处丹崖地貌的峡谷景区。《水经注·浊漳河》曾对这里如此描述:“青崖如点黛,赤壁若朝霞,树翳文禽,潭泓绿水,景物奇秀,为世所称。”

我们顺着浊漳河走进景区,峡谷全长3公里,一条栈道蜿蜒在河水之上的丹崖之中。浊漳河水一点也不浑浊,清澈见底,河水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巾,环绕在蜿蜒而清秀的峡谷中,真是“景物奇秀”。

峡谷栈道不宽,有的地方仅能容下一人行走,须小心翼翼地前行,两侧便是幽深的峡谷。峡谷丹崖对峙,似刀劈剑削;浊漳河水在峡谷内奔涌不息,峡谷中

还有很多依水而生的绿树,在河水中舒展着婀娜的腰肢;一条条乌篷小船顺流而下,返程的游客惬意地游览着峡谷绮丽的景色,好一个碧水丹崖的浊漳河!

这条碧水丹崖的峡谷称为“错窑沟”,是远古鲧禹兴等神话传说的起源地。《潞安府志》记载:“土人鲧治水欲浚漳河南流,凿山势逆水不能下,被殛;禹乃改渠东流,始通。凿痕今存。”传说大禹的父亲鲧在此向南错修沟渠,劳民伤财无功而终,后被处死在羽山下。鲧死后,大禹子承父业继续治理浊漳河。大禹总结经验,引水东流,从此漳河水不再泛滥,人民安居乐业。

沿着栈道游览,还有很多有关大禹

治水的传说和遗迹。在河水一处弯道中,一块形似鳄鱼头的巨石横盘于河水中。相传大禹治理浊漳河水时,除掉了作乱一方的鳄鱼精,它的头部跌落河水中,经过几千年沉淀,变成鳄鱼头奇石,任河水冲刷。

走出栈道,跨过广志桥,有两块巨大的红岩矗立在碧水之上,这两块红岩像两颗心重叠在一起,故名“同心台”。站在“同心台”上登高望远,景区的山水尽收眼底。“同心台”对岸的陡崖上,有一个鱼状的山洞,名为“禹王葬”,传说当地村民为安葬因生病即将离世的大禹而修建的悬棺,治漳工程竣工后,大禹却大病痊愈。

我们从历史的传说走到景区的

终点——赤壁悬流。只见眼前一座20米高的丹崖绝壁截断了浊漳河水,绝壁犬牙交错,怪石嶙峋,彰显了太行山石的坚韧与刚正。清澈的浊漳河从上游奔腾而来,从绝壁飞流直下,泻入清澈的河面上,声如吼雷,飞潮腾雾,浪喷散珠。由于绝壁坡度不太陡,有好多石阶,因此碧水并不是急匆匆倾泻而下,而是顺着石阶流下来,从而形成“赤壁悬流”的秀美景观,让人赏心悦目,美不胜收。

我们也是坐着乌篷小船返程的,峡谷风光一览无余,赤壁丹霞徐徐掠过;放眼望去,不仅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也把自己置身于一幅精美的山水画之中……



关中大锅盔

刘 凯

在关中地区,有一种吃了千年还没吃够的美食干粮,这便是驰名中外的锅盔。

锅盔是一种通过烙烤方式做出来的干面饼。锅盔可大可小,但多以大者居多,我曾在西安法门寺附近的市场上见过一个大的锅盔,直径超过1米,厚度至少有40厘米。

关中产麦,做面食不缺食材。关中人做锅盔,主要是图省事:烙上几个锅盔,出门办事背上,十天半月搁不坏,易携易存;吃时,掰几块下来,干啃、水泡均可,而且既顶饱又耐饥,简单方便。所以在关中人眼里,锅盔实际上就是吃了千年的压缩饼干。过去,农村的孩子外出求学时,一定要背上两个包包:小包装的是书本,大包装的是家里烙的锅盔。

关中遍地见锅盔,乾州锅盔、武功锅盔、长武锅盔、岐山锅盔、凤翔锅盔……其中以乾州锅盔最为有名,“乾州三件宝,锅盔、挂面、豆腐脑。”三宝的第一把“交椅”便让给了锅

盔。乾州的锅盔大多为圆形,边薄心厚,火色均匀,表面鼓起,馍瓤干酥,外表斑黄,切口砂白,内酥外脆,香醇味美。尤其是馍边压出很多波浪,宛如菊花绽放,秀美异常。掰开或切开,也是层层分明,状如板油,绵而不虚,松而不柔。既美观又齐整,且如地质层岩一般透着一种韵律美。闻着香,吃起来酥,耐存放,寿命长,适口抗饥,回味无穷,是乾州锅盔的最大特点。

锅盔制作要通过和面、制坯、烘烤三个环节。面粉、碱水、酵面放入盆中,加水 and 成面团,然后放在案板上,用木杠边压边折,且不断加入面粉,反复排压,直至面光、色润、酵面均匀时为止。关中的主妇们在压面时,臂力、腕力齐发,常常是压得满头大汗——压得时间越长,面色越发白,筋性越足,烙出来的饼就越香醇。将压好的面团分成若干块,逐个用木杠转压成菊花形圆饼坯,然后放到炭火鏊上烤烙。烤烙饼坯讲究“三

翻三转”——麦秸火,慢慢烙,眼勤看,手勤翻,圈勤转,全神贯注,一刻不停。烙烤至颜色均匀、皮面微鼓起时即熟。此时的锅盔早已散发出缕缕面香,取出来,放到麦秸上晾凉。

在陕西,锅盔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:羊肉泡盔、豆腐煮盔、锅盔夹肉、豆花泡盔、烩锅盔……不过,最原始、最地道、最能体现关中人豪爽性格的吃法,还是干嚼:一块锅盔,一碗白开水,细嚼慢咽,如品佳酿,虽说朴素简易,却有百嚼不厌之感。

如今,锅盔已成为关中地区最有名的干粮和特产。关中人不仅开发出了椒盐锅盔、葱香锅盔、五香锅盔、香椒叶锅盔、咸甜锅盔、夹酥锅盔、油酥锅盔、酥锅盔、白糖锅盔等数十种锅盔,而且还不断推陈出新,将锅盔与油泼辣子、辣椒酱、葱花、韭菜末、香菜末一并端上餐桌,使得锅盔更加生色,更加诱人:瓤酥而脆,悦目而香。像极了关中人的性格:朴实无华、老实厚道、内敛磅礴、粗犷豪放。



剪子弯山上的女孩

温 虹

过新都桥镇,登高尔寺山,掠雅江县,开始攀剪子弯山,该山因驿道傍山建成剪刀形弯曲而上故名,雄峙于雅江县西侧,乃雅鲁江与吉珠沟的分水岭,藏名“博浪贡”,意为全天有雾的山顶。冲上山顶,就见一杆斜立着,蓝色里程碑固定在杆上端,上书“剪子弯山 4659米”。这样的海拔,若单独放在其他地域,绝对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,可惜放在G318线上,海拔排名不是最高,出场顺序也不是第一,似乎籍籍无名,莫名地涌起一种怀才不遇的惋惜。

草甸重叠着、交错着起伏远去。直至天涯的尽头,叠加绵延出一列青黛山脉,划出一道天际线,横在天边。山丘之间夹出一汪汪溪流,在草丛中时隐时现,偶尔冲掉一小片草皮,露出一块块黄色的疤痕。

平时看山多仰望,今天与云为邻,平视、俯视着云起云散云卷云舒,一部分云彩脱离山丘,浮在空

中,姿态万千;一伙云彩团团围住几座山丘,遮住胸线以下部分,只露出几处丘顶,宛如仙境;一团乌云在山头初起时,还被束成圆圆的一柱,直直地向上升起,柱顶顶端突然绷开来,盘旋出圆圆的一盖,如在山头结出一朵硕大的蘑菇……云影投在几座山丘上,草坡如被不断湮开的墨汁染成墨绿色,正在勾勒一幅泼墨山水画。

一队骑行小队穿云而至,骑到里程牌下停车,拉下头巾,露出一张张青涩的脸庞。邀我为他们拍合照,我顺便让儿子也参与队伍中。镜头中一位男孩身背的行李包裹,卷成细筒状,正好高出头顶一尺有余,乍一看,仿佛头戴一顶直直的高筒帽。虽然滑稽可笑,却摆出一副大哥的派头,张臂搂住左右两人的肩膀。同行的女孩则站在最左边,右手捋背包带,左手捏住镜腿,做出要摘眼镜的动作,头略微向右偏,一副含羞依

的模样。我将这夹杂青春萌动的别样柔情定格在相框里。

我上前好奇地问起他们在川藏线上骑行的感受,女孩很健谈,形象地叙述起一路上的苦乐——爬坡似存钱,一点一点积攒着财富,攀升过一个顶点,觉得行囊鼓鼓,以为可以花钱如流水地下坡挥霍了。其实不然,下坡时根本不敢放任,在这多弯的山路上,骑行速度一旦失控,根本刹不住车,直接就飞下山了。女孩顿了一下说道,下坡时反而变成了守财奴,捏紧车闸,一点一点抠着花,有时干脆下车推着步行,下到坡底,却依然是空空的行囊,又得开始存钱……上坡累,下坡险,雨中骑,泥中行。说着,惊呼着、追逐着骑友,散入到广袤的草甸里。

看着在墨色深处渐渐隐去的背影,我忽然觉得,西行川藏线,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修行,一路走一路禅悟着人生……

北京的西郊



墨 母

坐上观光小火车,去往没有红叶的香山。北京市特意打造的这条观光线路,风景的确诱人。单纯从道路两旁的风景来说,夏日的景致一点儿也不输秋日的红枫。

有人把这种有轨电车比做日本镰仓的小火车,还有人把这一段风景比做了北欧小镇风。但在我看来,它有点像我们村子通往铁路的那段路。

我一路上兴奋得像是回到了儿时,沿着那条笔直的沙石路,跟着父母去邻村赶集。父亲骑着自行车,母亲坐在后座上,我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,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,迎着徐徐清风,树叶沙沙作响。大树两旁的庄稼地里,这个季节玉米和高粱秆一律青翠粗壮,玉米棒子饱满圆润,正是回家煮嫩玉米吃的时候。高粱穗呢,刚刚羞红了脸。趁着爹妈心情不错,我也在心里盘算着,到了集市上,买几块糖或者一小碟灌肠,外加一本小人书应该没问题。道路两旁的风景不断变化,我的思绪也在过去和眼前不停地交错。

到达目的地,原本想着以蓝天白云、远山近水为背景,在绿茸茸的草地上铺上野餐垫,像模像样地来顿野餐,结果却是东西还未铺排好,我已憋成了蚊子和各种小咬的大餐,胳膊腿瞬间被咬了大大小小几十个红包。这些家伙也太欺生了吧。整得我只好狼狈逃窜,找了个远离草地的小亭子,才匆匆忙忙完成了所谓的野餐,但内心的满足感丝毫未减。